已経欽遵每年出榜禁約外近年以来有等刁頑之
徒不畏法度往往衝突儀仗叫屈伸訴因與
往行以此習以為常不知懼今照弘治二年正月内
大祀
天地
聖駕将出
視牲行礼誠恐有罪之人叫屈伸冤不免褻瀆今照例将
前項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事理再行謄寫出榜張掛曉諭禁約若有
罪人仍前衝突儀仗叫屈伸訴者照例許錦衣衛拏
送法司究問其所奏事情立案不行如此則法禁嚴
明刁頑警懼奉
聖旨是欽此

嚴飭武備
天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兵部尚書王　等題該直
隷壽州衛致仕都指揮僉事李素奏近奉中軍都督
府勘合該户科給事中童軒言語辺備内開不拘閥
閲世冑不限山林行伍並許
上書陳言節該奉
聖旨有材者将許他上書自陳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知道
欽此欽遵備行到衛将所言事件開坐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今将本官所言事件遂一議
擬開立前件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計開
嚴節武備臣聞国之大事莫過於兵自古聖

王莫不以兵定天下故雖太平亦不可忘於
兵也孔子有言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若教
之有法擧之有道故能取於人也是以有制
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勝也教閱之法信不可
忽教得其道則士卒楽以為用教不得法朝
督暮責兇益於事矣孫子曰將弱不言教道
之不明吏卒死常陳兵縱横日乱夫人當死
其戰陣之所不能敗其坐作進退之所不便
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李戰教成十人
十人李戰教成百千萬人分而教之使三軍
皆使則何死敗之有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
金之不止皷之不進雖有百万何益於用非
所謂兵得其治者乎作則上下有礼動則奮
發有威進之而前使敵莫能當其勇退之則
迈使𢿱莫能退其後或後皆有制節或
左或右皆應麾指雖斷絕而陣埶不絕雖散
走而行五不乱若驅群羊由將之所揮投之
所住天下莫能當也此名之子之兵一心者
也非結之以恩信施之以仁義明之以賞罰
申之以號令其能然乎孫子曰道者令民與
上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即此
義耳臣切思方今天下取平日久武臣子孫
生於富貴之中不諳軍旅之事日甚驕逸忽
於用兵之道今中国地方雖有操練之实若
不貴成效一旦緩急用失誤事机此亦方今
之急務不可不豫備也傳曰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乞
勅兵部斟酌古法較勘黄帝太公司馬諸葛并諸家陣法
取其簡當不錯亂者為之定式頒降天下諸
諸司衛所遵依教練同其轍軌各選有勇畧之
人以揔之昔唐太宗問李靖五行陣如何李
靖對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鋭実
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累習此五者安可以臨
敵乎臣比先在衛管軍之時因而教演官軍
習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陣法用青黄赤白黒
旗色為五方之変又以五色花营陣及諸营
八陣相参用之間以騎射牌棒諸般武藝教
道一年有餘而官軍頗有紀律後因行取赴
京而前坊俱廢矣即今各處操練不一全無
古法雖有巡撫及清軍官員緣各官所
掌事務况雜不能專理其事臣愚以為合無
照依提調学校事例設添監察御史分巡地
方專一往来提調操練嚴飭武備遇有城垣
坍塌随即撥軍脩理遇有草寇生發随即設
軍勦捕務要城池堅固器械鋒利武藝熟閑
兵政振挙及照各
王国去處無三司衙門者添設鎮守官員俾之防微杜
漸糾察事情如此嚴飭武備不惟威制四夷
庶可以保安
宗社萬萬年無疆也
前件看得所奏要乞本部斟酌古法着為定式
頒降天下諸司衛所令其遵依教練及各

王国去處無三司衙門者添設鎮守官員俾之防微杜
漸一嘗考之兵法曰兵形象水承因地而制
流兵因敵而制勝水無常形兵無常勢难以
斟酌古法着為定式令天下諸司衛所遵依
教練各處
王国所在無三司衙門去處亦有軍衛有司衙門在彼
亦难一一差官鎮守其言要照提調季按事
例添監察御史分巡地方提調操練一節
緣令各處地方既有按察司官在彼八巡又
有監察御史在彼巡按其山東河南陝西四
川湖廣廣東山西南直隷并各边又有都御
史在彼巡撫并提督及賛理軍務难以又差
監察御史前去提調操練合無通行各處巡
撫等項都御史并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
分巡官員各要提督所屬衛所官員操選精
壮官軍整飭合用器械用心如法操練以消
奸宄以防不虞如是衛所管操官員因循苟
且不以操練為重或將軍士私役賣放將器
械不行整飭以致預備不設防禦無法宜從
巡撫等項都御史并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
司巡分官員指実条奏拏問